



〔苏〕金罗曼著 宋楷译



看完烧毁

群众出版社

看 完 烧 毁

(苏) 金 罗 曼 著

宋 楷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Роман КИМ
ПО ПРОЧТЕНИИ СЖЕЧЬ

译自《Наш Современник》，1962，№ 1，2.

看 完 烧 毁

(苏) 金 罗 曼 著
宋 楷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6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67·326 定价: 0.65元

印数: 000001—143000册

内 容 提 要

日本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密码机，由两名海军军官护送一台给驻华盛顿大使馆。在途中被美国特工人员窃取了此机的机密，使美国截获了日本大量军事情报，其中包括日本准备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但由于美国军政领导人错误地认为日本不可能进攻美国，而使珍珠港遭到偷袭。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即珍珠港事件实际上是美国当时的总统罗斯福一手策划的，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策略。

这部小说就是描写上面这个故事的，据作者说，书中全部密码电报都是真实的。

②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①
②

“我在北和西北之间迷了路。”

——莎士比亚：《汉姆雷特》

原文注：本书引用的全部密码电报都是真实的。

目 录

太平洋上	(1)
华盛顿的“魔码”	(40)
在珍珠港	(150)
战后第二年	(185)
附：作者简介	(200)

太 平 洋 上

“交给你们的这是国家重要机密。你们一路上可要特别小心。稍有疏忽，后果就不堪设想。到那个时候，任何解释和辩护都无济于事，只好剖腹。”

寺野和井出——日本海军司令部第三处的两名军官，牢牢记住了上级的指示。他们是以外交信使的身份被派往美国的。与普通外交信使不同的是，他们给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送的不是信件，而是比之重要许多倍的东西。

当时，使用密码的技术水平还很低。密码员编写密码时，要不断地翻阅密码底本，找出需要的数字和字母；破译的时候，也要经过同样复杂的过程。自古以来，世界各国的密码员都好象在爬行，浪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

“97密码机”的发明，是密码工作的转折点。机器看来很简单：两架用电线连在一起的拉丁文打字机，中间有一个不大的箱子。箱子上面装有键盘和一些小轴。密码员只要象使用普通打字机那样按动键盘，一架机器就会打出需要的文字，而在另一架机器上则会立刻出现密码文字，这就使得编制和破译密码的工作加快了好几百倍。如果说密码员过去是在爬行的话，那么，现在则是坐在飞机上飞行了！

新型密码机产生在东京，是海军部门一个专业工厂的技术人员发明和制造的，一直处于严格保密状态。现在，日本政府决定把它装备到最重要的大使馆里，首先是驻美国华盛顿的大使馆。当时的局势非常紧张，西方的战火熊熊，德国刚刚开始向苏联进攻，因此，提高密码技术水平迫在眉睫。

寺野和井出接到的使命是把装在深灰色皮箱里的密码机护送到驻华盛顿大使馆去。

他们已经做好了启程的准备，住在横滨商业码头附近的一家饭店里，等候上船的命令。虽然他们也经常乘电气列车去东京回自己的家，但是必须赶回饭店过夜。

二

“她们一定是反间谍机关的情报员。”杜纳黑上尉结着浴衣的带子说。

华特上尉也穿着浴衣，用手抖搂着浸湿了的头发。他俩都刚从大木槽里洗澡出来。日本郊区的旅馆都用这种大木槽当“浴池”。有两个日本女人走进浴室，对着他们深深地鞠了个躬以后，就脱掉衣服也跳进木槽洗澡。这可破坏了杜纳黑和华特洗澡的兴致。他们立即从水里跳出来，用浴巾擦了擦身子，就去穿衣服。

“肯定是派她们来诱惑我们的。”杜纳黑在镜子面前照来照去，并象网球运动员临场那样，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敢打赌。”

“胡说！”华特躺在草蓆上，搦着圆扇说：“是乡下女

人到京城来买东西。听口音好象是秋田县的。咱们这么慌慌张张，倒可能叫她们吃惊！”

杜纳黑作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鬼脸。

“简直是野人。”过了一会儿，他又补充说：“但是，靠你那边从水里过去的那个胖女人实在够精的，显然是个情报员。”

“我没注意她。”华特说：“因为我转过身来了。但是我不相信她会……”

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杜纳黑用手指堵在嘴上。糊着纸的门不声不响地打开了，出现了一个圆脸的女招待。她用日语对华特说：

“给您上西餐还是日本饭？”

华特用几乎没有杂音的日语答道：

“给我来碗龙虾面，给这个傻瓜来盘咖喱饭。”

女招待用袖子遮起嘴，眼里露出了笑意。

华特说：“请问，在日本各地还保留着这种习惯吗？”

“对不起，哪种习惯？”

“我以为，只有一些小的山村，象四国什么的也许还会这样。真没想到，在东京附近，女人竟还和男人们在一块洗澡。”

女招待又用袖子遮住嘴，脸也红了。

“女浴室在二楼，那儿人太多，因此……”她鞠了一个躬，接着说：“打扰你们了，请原谅。”

杜纳黑作了个鬼脸说：

“你跟她聊什么？小心点，她很可能是特务。”

华特笑着说：

“你真是草木皆兵，到处都是反间谍机关的情报员，简直是神经病！”

杜纳黑用打量的眼光看了女招待一眼。

“虽然我觉得很厌烦，但挺喜欢这只小猴子。我好象在美国什么地方见过她。恐怕还在富利斯克的时候，她就盯上咱们了。我认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叫点什么喝的吗？”华特问。

杜纳黑令人讨厌地笑着说：

“叫这个家伙给咱们放毒药吗？”

“还有什么吩咐没有？”女招待问完华特以后，鞠了一躬，向走廊走去，然后转向杜纳黑，尽量清楚地用英语说：

“请原谅，我从来没有到过美国，我们的酒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她随手带上了门。走廊里传来了她的脚步声。

华特捧腹大笑。杜纳黑那副漂亮的脸上，却是双眉紧锁。他说：

“她一定是特务。”

“她如果是特务，就不会暴露自己会英语。”华特反驳道。

晚饭后，一个菲律宾客人来找这两个美国人。他是横滨英国俱乐部的卖酒的，小矮个，满脸皱纹，留着细长的小胡子。杜纳黑对华特作了个手势。华特打开门，坐在门口，看了看侧厅整个走廊。隔壁房间的人都走光了。

“艾富恩叫我转告你们不要着急。”菲律宾客人小声说道：“和船长已经……”

“船长是菲律宾人吗？”杜纳黑打断了他的话。

“不是，是澳大利亚人。船是加拿大的。和船长已经说

好了。感谢圣玛丽亚，他要的价还不算大。他答应用修补船只作借口来拖延一下开船的时间。不过只能拖几个小时，再多可不行。”

杜纳黑摇了摇头。

“如果马上找不到可怎么办？因为需要到商店去买。”

“很显然，日本人一定是在上船的时候才把皮箱带来。”菲律宾人沉着地说：“一下子就能看出来是什么样子的。肯定是个普通式样的，因为这不引人注目。当然是日本造的。这样的皮箱在三越和松屋百货公司都可以买到。艾富恩会把它搞到的。”

“钥匙呢？”

“皮箱上不会安装复杂的锁头。你们的专家一定可以打开。可能会用火漆封着。这也没有关系。艾富恩派来了专搞这一行的布佐尼教授。”

“那两个山鸡怎样？他们还在那个饭店吗？”

“对，还在靠码头的那个饭店。这些天来，他们哪儿都没去，只叫过一个按摩师到他们那儿去过。他们自己的东西都收拾起来了，只有几个旅行袋和小皮箱。”

“他们订了两间舱房，每人一间。值得注意的是皮箱在谁手里？”

菲律宾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细雪茄，舔了舔烟头，点着了。

“他们想要两间挨在一起的舱房。我们却给他们弄了一间在楼梯口，另一间在死角尽头上。两间舱房都离厕所较远。”

“如果他们搞到带厕所的小单间怎么办？”

“请放心好了！一共就有五间带厕所的，都让荷兰外交官给租去了。”

“好极了！”杜纳黑拍了拍菲律宾人的肩膀：“我真羡慕艾富恩。有你这样的好帮手足可以完成任何任务，甚至可以把富士山偷走。我敢担保，恩利克，你很快就会自己开个酒馆的。”

“谢谢。”菲律宾人特别客气地鞠了个躬：“但愿圣玛利亚赐给我的不是酒馆，而是更可靠的企业。”

“如果这次能打着山鸡，”杜纳黑又拍了拍菲律宾人的肩说：“圣玛利亚会奖给你的。”

“可是，我们的舱房都安排好了吗？”华特问道。

“全都搞好了。”菲律宾人卷动着胡子尖说：“贿赂了轮船上的有关人员。他们给调换了一下，你二位的舱房挨在一起，在旁边小走廊的头上。”

“我们的教授们呢？”

“离你们不远，还有我的人来侍候你们。他是个男招待，叫巴高，也是菲律宾人，原先是轻量级的职业拳击手。您会从他那有伤疤的鼻子上认出他来的。”

“可靠吗？”华特问。

这时，菲律宾人把手放在心口上，闭上眼睛，以此回答。

“如果我们的工作能搞好，”杜纳黑说：“我到华盛顿以后，一定发给你一大笔款项，让你开个饭馆……”

“不，开个旅馆。”菲律宾人使了个眼色，接着说：“特殊的。”

“有女招待的公寓吗？要注意好好审查，不然就会给你

安上一个钉子，也别找他那样的经理。”杜纳黑向华特那边看了一眼：“任何一个骗子都会把他骗了。”

三

22号舱房在楼梯口，39号在一个死角里。39号里放着那只装有重要物品的皮箱，井出和寺野决定轮班在这里看守，而在22号舱房休息，两个人的私人行李都放到这间屋子里了。

寺野找了船长两趟，但毫无用处。死角里所有的舱房都被印度公爵和他的随从人员租用了。关于换房的事，公爵连听都不耐烦。

“全怪副官处那些白痴。”寺野气得够呛，摸着剪得很短的小胡子说：“大概是他们认为我们住隔壁会引起别人怀疑。真是一群蠢货。”

“离厕所那么远，真糟糕！”井出悄悄地说，显然是怕别人偷听。“我量了一下，三十二步，需要一分钟才能走个来回，再加上在厕所的时间，总共需要四、五分钟。这么长的时间，搞什么名堂都够用。”

寺野坐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觉得很舒适。

“警惕当然没有坏处，但是……”他笑着说：“可也别草木皆兵。难道敌人会整天监视我们？会钻咱们去厕所这几分钟的空子？我们就在这里小便，大便等值完班以后再去。”

井出摇了摇头：

“要预防万一。我相信有人在监视我们。应该估计到敌人可能早就知道咱们用皮箱运送。如果他们知道，肯定会采取措施。”

寺野拉开小桌的抽屉。

“浆糊和纸放在哪儿啦？”

“在小桌最下边的抽屉里。”井出走到门旁，悄悄地听了一会儿，“走廊里铺着地毯，而且很厚，走路一点声音都没有。可以轻轻地走到门口，偷听咱们说话。”

井出打开了放在门口旁边小桌子上的收音机。

“你看见那个穿红衣服的了么？”寺野说道：“她是最后一个上的船，好象是个高丽姑娘。”他打了一个口哨。“是个漂亮的小妖精，对这种人要提防着点儿。”

“可能是因为她才拖延了开船的时间。”

“船长告诉我，是因为通风设备没有修好，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对这个高丽姑娘要当心，很可能她会引诱我们去和她聊天。”

“我认为那个英国传教师最可疑，他住在楼梯对过，风度象个运动员，实际上则可能是侦察机关的军官。”

四

杜纳黑坐在沙发里，两条腿翘在扶手上。

“我们来研究一下行动方案吧！”

“是否也把教授们请来？”华特说。

杜纳黑摇摇头：

“这次行动，是由你协助我。因此，主要是咱俩搞，咱们只能起配合作用。我们和他们之间，应该保持一定的界限。应该这样……那个瘦脸呲牙的叫井出，是个少佐，我们就把他叫‘鲨鱼’吧！”

“行。第二个，壮壮的，留着小胡子的是寺野少佐，给他起名叫‘黑潮’吧。他们每人值八小时的班，早九点、晚五点和夜里一点换班。现在是‘鲨鱼’当班。”

“他们很忠于职守，只发现‘黑潮’当班时去过一趟厕所。未必会允许他们这么办，一定是‘黑潮’擅自乱来，‘鲨鱼’大概就不会这样。从各种迹象分析，‘鲨鱼’热衷于工作，有修养。‘黑潮’差点，好说好动，喜欢到甲板上去看旅客，而且去酒吧间，还叫过马丁尼酒，总之，他是个及时行乐的人。他的政治鉴定上一定写有‘享乐主义者’。”

“纸是怎么回事？”华特提问。

杜纳黑举起手指，表示制止：

“对。应该估计到这一点。显然，他们在值班的时间，如果离开房间或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作个记号。”

“也许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华特说。

“我不这么想。你看，他们离开放皮箱的那个房间时，在门上还贴上纸。‘黑潮’这就么干过。”

“用的是最薄的美依纸，上边还有些银光。”

“还有什么？”杜纳黑用手指敲了敲前额，“还有，‘黑潮’找过船长，要求把22号房间换到39号旁边去，船长没有同意。”

“他们对拖延启航时间没有产生怀疑吗？”

杜纳黑耸了耸肩：

“我看没有，才拖了一个半小时。总的说来，搞得不错。恩利克说得对，象这种普通皮箱，在任何商店里都可以买到。我认为最精采的是，菲律宾人竟然一下子把皮箱的重量都弄清楚了。”

“恩利克真行。”华特表示同意。“如果没有他……”

“和他打交道也要特别当心。一个流浪汉，随时都会出卖咱们，你不该在他面前过于暴露。把皮箱的重量告诉丹尼教授了吗？”

“他说重量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要弄清这部机器的构造。”

“也许会是这样，我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把需要的东西搞到了手，而我们这些行家们却搞不清这部机器的结构。我对丹尼的印象不佳，他简直象个贪杯的白痴。”

“丹尼教授是美国最杰出的密码专家之一。”华特的声音里带有由衷的敬意：“对他来说，破译各种密码，就象猜测儿童杂志上的填空一样。而毛宁格斯塔近十几年来，研究了各式各样灵巧的机器，而且有发明创造。布佐尼教授也是他同行当中最杰出的权威人物。”

“是的。”杜纳黑笑道：“这位教授曾因收费指导强盗们如何打开银行最复杂的保险库而被判了五年监禁，刑期未满，就把他提前释放了。更准确地说，是经常把他关在新新监狱里，只是因公需要时，才放他出来。而教授嘛——这是他的外号。”

“对克利斯特摄影师就更不必担心了，他替试验室拍摄特种照片已经许多年了。”

“总起来讲，我们的队伍选择得相当精干。”杜纳黑打开了一瓶金酒，斟满酒杯以后说：“情况已清楚，各方面的材料都掌握了，又没有惊动敌人。可以行动了，不能再拖了，先对‘黑潮’下手。你给巴高布置过了吗？”

“布置了。”

“这么说，他一定会给‘黑潮’送上用咱们的调味素做的早饭啦！好吧，早饭过后，等‘黑潮’去值班时咱们就动手。通知教授们明天早上七点钟起床，不然他们会玩一通宵纸牌的。”杜纳黑干了一杯说：“但愿药剂能起作用。”

“难道会失效？”

“估计不会，因为在犯人身上已做过多次试验。”

两个人又慢慢地喝着酒。杜纳黑拍了拍自己的膝盖。

“如果这件事成功了，咱们俩的功绩就将载入史册。”

华特摆手笑着说：

“往好里说，将来也许会出现一个叫华列斯或欧比海姆的，把咱们改头换面地写进侦察小说，但也不过是按照作家自己的想象胡说八道罢了。”

“当然，这件事是不会叫那些下流的作家们知道的，肯定会严格保密的。我们这次的行动，无论在政治上或战略上，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美国将洞悉日本最重要的机密。这样，就可以正确地判断日本将要采取的步骤。”

“日本会反对我们吗？”

“他们首先反对的肯定是俄国人。要知道，当我们航行到旧金山时，红军就崩溃了。”

“你想得太乐观了！”

“俄国人很快就会停止有组织的反抗，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能看清楚这一点。遗憾的是，你观察事物根本不象侦察机关的军官，倒活象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还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出俄国人抵挡不住这次进攻，不过这并不是说苏联马上就要灭亡。在个别战区，特别是在西伯利亚一带，还会剩下一些零星的根据地继续反抗，所以，日